



总有老屋在心头

□崔小玲

拆掉老屋的吊顶薄板,那些陈年老灰还没有完全落定,遮蔽多年的梁檩木椽便一下子映入眼帘,那一刻的感受无可名状。我看到两架水桶粗的大梁横架南北墙沿,一根根直通通

的檩条从顶面平行铺排开来,与大梁形成坚固的三角形,木椽像排着队依靠在梁檩间的孩子。父亲说这是一挂上好的红松木,它们可是当年坐着蒸汽火车几天几夜从东北几经辗转到达临近的获嘉县木柴站的。庄户人家一向认为建房看梁,栋梁之材的寓意可见一斑,所以尽管经济不算宽绰,父亲说当年还是咬咬牙给买了过来。

举目望去,两侧梁柱上相对而立的两联红纸颜色几乎褪尽,“姜太公在此”“诸凶神退位”的毛笔字应该是爷爷的手迹。我眼含热泪赶忙用手机拍了照片,好随时看看老辈人曾经对安居乐业太平日子的无限希冀。

爷爷已经作古20年,此刻看到爷爷的亲笔,不禁勾起太多回忆。爷爷的音容笑貌顷刻间浮现眼前,还是80多岁的样子,慈眉善目,发际线最深处几乎越过头顶,双腿膝关节明显变形,个子比年轻时矮了好多,说起话来却总是高八度。那一口陪伴爷爷将近50年的假牙还是那么齐整,父亲说爷爷的牙齿是当年患浮肿病后全掉光的。爷爷用牙刷小心翼翼清洗假牙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爷爷用了近20年的手推车,车上的江米糕、干脆面、七彩糖豆、各色发夹头花、针线包,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侄子侄女小时候围着小车吃啥拿啥的馋猫样,一切都恍如昨日时光。

老屋老了,老到曾经风靡一时的领军民居“明三暗五”已被时代甩了不知几条街,就连父母40年前身手矫健时站在高梯上一锤一锤钉上去的薄天花板也已鼓包起皮,但那些四方形龙骨木格架还能允许他们40多岁的小儿子扒着上到两端的吊棚上。整屋墙面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尤其厨房已被炊烟熏染成了泼墨写意画,里里外外的电线蜘蛛网一样肆意悬吊着。曾多次和父母说起把房子整修一下,可但凡提到花钱的事情,老人总是以“老了有个窝就行,折腾啥”坚决拒绝。

老屋老了,老到辛丑夏日那场百年不遇的水灾让老屋骤然间陷入无奈,屋檐出厦地方明显渗水,卧室处的房檐滴水也顺着老旧的窗户顺流而下,滴落到地面,潮湿之气充满整个屋子。母亲的腰好像一下子弯成了弓形,步态也蹒跚了许多,还不经意间摔倒几次,母亲也不止一次说,“咋不着意就百无(百无一用的意思)成这样了”。言语间透着深深的无奈。父亲则总是在一旁嗔怪她是老

了没成色,以后可得注意,然后是相对而笑,接着该干啥照样干。

这次再说起修房子,父母总算勉强答应把电线整整、漏水的地方修修,我们赶紧趁热打铁,速战速决,省得父母中途反悔。小弟联系工匠,我策划整修方案,以安全、方便、适老为宗旨,走线、吊顶、刷墙、装灯、粘地砖,不到一个月,老屋焕然一新。自始至终,父母说的最多的就是“太破费了,这得花多少钱”。而让我最感意外的是,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后来提议,想在正面墙上挂一幅有毛主席的中堂画,说现在的好日子,归根结底不能忘了毛主席,咱要让他老人家看到他打下的江山和平安泰,我们当然恭敬不如从命。

老屋旧貌换新颜,干净整洁多了,灯光足够亮,地面足够平整,插座足够多、开关双向控制,卧室和院子里还加装了声控小夜灯。父母的居住条件得到升级,日常生活起居也安全放心多了,我们心里稍稍舒坦。

其实从外面看,老屋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内里功能更强大、更齐全、更方便了,置身其中,心里也更亮堂了。但在我心里,老屋里的旧时光并没有随着它的“表里不一”而渐行渐远。老屋承载了太多难忘的记忆,曾经坐在柳圈椅上吃饭的爷爷,我和大弟弟的婚事,姑姑每次来就着小饭桌和妈妈说不完话的情景,还有我们姊妹三个家里的熊孩子无拘无束上蹿下跳的嬉闹童年,而更多的是盛放了父母中年到老年的一寸寸光阴、一身身疲惫、一丝丝牵挂、一念念心事和故意隐瞒着的鲜为我们所知的每一个艰难瞬间,以及那些终究瞒也瞒不住的伤痛和忧患。比如那年,年近花甲的父亲驾着电动三轮奔波数十公里去购买鸡饲料,不慎摔伤后血淋淋的小腿;年近七旬时的母亲蹬着三轮车去村外的核桃园捡拾跌落地上无人问津的核桃时,连人带车翻倒后红肿瘀青好久的双腿;还有每年年关一家人围着大锅炊烟缭绕蒸年馍、炸麻花的人间烟火气,都在我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并将成为余生常思常念挥之不去的情景剧。

整修后的老屋,栋梁又被光洁整齐的天花扣板遮掩起来,但它们与生俱来的强大支撑力并没有因为隐退幕后而削弱,这像极了我们渐渐老去的父母双亲,虽然曾经的强大渐渐随年华递减,但对于家的分量永远有着儿女不可承受之重。父母在,我们这些檩条、木椽才有可以依偎的大梁。

陪着父母变老的老屋,陪着我們长大的老屋,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又曾经以离开并走远为成熟标志的老屋,最终又以强大的磁力吸引我们无数次魂牵梦绕愁肠百结的老屋,必定成为每个人生命里程中每每想起心里便湿漉漉、温润润的幸福。



散文

蕴 春

□王保利

在二月的最后一天,趋步太行山麓,去寻觅春天的足迹。这里还是山寒枝枯,一片萧瑟的景象。

在一碧如洗的蓝天映衬下,山麓的周围更显得灰蒙蒙、苍茫茫的,大抵是山里温度低,植物返青慢,即使早春二月,这太行山麓,你也会有凉飕飕的感觉。

山风吹拂,身边干枯的蒿草飒飒作响。目及周边,各种杂树、衰草都蓬头垢面似的沉浸在静默的状态,那么不招人待见。心里猛一激灵,陡然骤增怜惜之情。灰黄色的荆条,是早死了吗?这个我从小最熟悉的植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可为我们焦作煤矿的安全作过贡献,为改善我们的生活出过大力呀!折断一小枝细瞧,只见破裂处黄中泛青,略显水色,手感稍有湿润,闻一闻,一股苦涩的气息飘入鼻腔。啊,它没有死,它在涅槃。此时,我仿佛看到淡紫色的荆花盛开、蜜蜂飞舞的景象。

不经意的感动,使心情一如蓝天一样晴好。再抚触红褐色的酸枣枝,柔软且有韧性。哦,它也在作着复苏准备。一排排身披浅白色战袍的白杨,齐刷刷直刺苍穹,愈发给人昂扬的力量。梧桐即将举起紫色报春的小喇叭,播报春天的信息。楝树上一嘟噜一嘟噜黄色的小金铃在风中摇曳吟唱,春天不醒才怪呢!俗称花娘娘的斑衣蜡蝉,也要集中在椿树身上,炫耀着自己艳丽的衣裳。葡萄藤、花椒枝还是板着黧黑的面孔,铁一般的身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不要紧,待到绿叶绽出,不还是要奉献喜人的硕果飘香……

心存暖意,缓步前行,田野间一抹红吸引了我的目光,走近一看,兴许是干活累了的白发大姐,那件红毛衣格外亮眼。褐色的土地,被她翻得松软匀实。“大姐,准备种点啥?”我问。大姐扶着锄把答道:“再过几天,看看墒情,种些耐旱的红薯、芝麻啥的。”“是呀,山边地干旱不能浇,种地全靠天哩。”“虽说靠天吃饭,可人不能懒呀!”大姐说着,往手心里吐口唾沫,又将锄头抡起。看着看着,我眼前竟然幻化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穿过田野,顺着一条新铺的水泥路往上走,蓦地仰望十六栋新楼拔地而起,矗立在太行山下,你会情不自禁惊呼:真乃一幅绝妙的风景画。经与来自信阳的施工师傅攀谈,得知这是焦作西部产业集聚区的安置小区,一期已经入住。没想到,昔日荒草凄凄的山岭秃地,是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入住的地方。

是啊,“惊蛰”已近,一切都会蓬勃生机,渐变出满眼春绿。



诗歌欣赏

写给三月

□秦继利

告别乍暖还寒的二月
告别过年的欢快喜庆与祥和
我们迎来了值得期待的三月

三月是温暖的
经过立春、雨水的铺垫
惊蛰唤醒了万物
和煦的阳光
带给大地的暖意、绿意和春意
人们陆续脱掉紧裹的冬装
小草开始悄悄拱出地面露出头
揉一揉冬眠苏醒后惺忪的眼睛
伸一伸懒腰,打个哈欠
向虫儿花儿打个招呼
枝头的花苞渐次吐蕊绽放
柳条开始展露自己的秀发
微风中飘逸洒脱
散发着丝丝缕缕的清纯与风情
燕子衔着春泥报来春的消息
呢喃着对春的爱恋
迎候着春的缤纷绚烂、姹紫嫣红

三月
有一个名字,叫雷锋
雷锋,很年轻,他才二十多岁
正值青春年华,却因公殉职
雷锋,并未离去
“向雷锋同志学习”
伴随我们走过将近一个花甲的轮回
他的爱憎、他的忠诚
他的热心、他的“螺丝钉”
一直感染、感召我们奋力前行
助人为乐、无私奉献
孕育出了千千万万个志愿者
聚集成了千千万万个爱心志愿团体
在祖国各地、大江南北
盛开着灿烂耀眼的文明之花

三月
有一个节日,叫三八妇女节
这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让我们用心表达
对女性的敬重与热爱
女性是美丽的,女性是伟大的
巾帼不让须眉
从古到今一直在传承着
女政治家、女文学家
女科学家、女实干家
还有日夜照顾的温馨小家
为人妻女、为人母亲
多重角色,勇于担当
工作上的尽职尽责
疫情防控中的冲锋在前
致敬,我们心中伟大的女性

三月是春意浓浓的
三月是花枝招展的
三月是清新芬芳的
三月是放飞心绪的
在这美好的时节
让我们向三月问好、向三月致敬
让我们敞开心扉、张开双臂
拥抱三月的绽放,拥抱春天的绚丽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